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紅光照室
進封康王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紀

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 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也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宮中紅光照室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進封康王 上博涉經史 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常稱旨嘗侍 道君習射於鄆王府 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兵入攻 淵聖受禪敵騎抵城下遣使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爲質 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 上使于敵寨時列兵四遶 上意閑暇如平日會都統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敵以用兵責使者

夢服御袍　為大元帥　張邦昌僭位

邦昌懼而泣　上止之曰為國家何愛身耶敵由是憚之不欲　上留吏請肅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上在相州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　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京師使人秦仔齋蠟詔命　上為兵馬大元帥　上捧詔嗚咽二年即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敵人以張邦昌僭位夏四月庚申朔敵退癸亥邦昌册　元祐孟皇后為宋太后御延福宮探事人張宗得金國手詔及邦昌偽赦并迎立　太后書　上揮涕大慟期身先士卒追　二聖於河北諸將固諫乃止戊辰邦昌尊　太后為　元祐太后入居禁中恭請垂簾聽政以俟復

宗澤言五事

張邦昌勸進

辟庚午　元祐皇后御内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壬申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爲書貽　上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説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張邦昌率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爲表文曰　二帝出郊既蒙塵而未返九廟之祀將攝祼以爲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　上不許

元祐皇后降手書

种廣等死陝州

甲戌　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緬惟　藝祖之開基實自皇天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　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先是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汪藻草書看詳行下　乙亥金兵攻陝州知州事种廣死之監酒務劉逵戰死都監朱弁監甘棠驛孫昷悉遇害　丙子范瓊爲龍神衛四廂

朱勝非械邦昌使者

韓世忠以兵來衛

劉光世以兵來衛

邦昌請死

都指揮使録京城彈壓之功也　戊寅直龍圖閣朱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壻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來衛　宣總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膚施人少年善闘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公事陳豫惜其勇白經略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已而為王師部曲從討諸盜屢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衛　上如南京　庚辰　上發濟州命張換孔彥威劉浩丁順等悉以其軍從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兵來會　上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　癸未　上至南京乙酉張邦昌見　上伏地慟哭請死　上以客禮見且慰撫之　忠州防禦使屈堅爲金人所殺

屈堅死敵

誓書不殺大臣諫官

康王即位

上皇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 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五月庚寅朔 上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

臣留正等曰堯舜所以高出百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慙德武未盡善況於後世乎漢高祖唐太宗號為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 太祖皇帝之受

命與　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獄訟歸而不釋
則不得已而復大位及夫爲天下得人則舉成業
授焉不詢羣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
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　太祖及我　太上皇
帝豈非希闊甚盛之際哉
龜鑑曰羣陰翳大明出羣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激
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
高宗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
欲背遼國已三歲矣以臣事君然猶背之豈能終
事我哉居心之不滅天實知之於是乎亟生聖人
以平之我　高宗之封靖康著符蓋宣和之三年

也是時金人倚我為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諸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於是大任吾聖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壘敵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請康邸元不虞荐至敵於我俟命我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歸矣渡子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俊楊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之日劉光世自鄜延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况賜袍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

大赦
天下

驗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不受惟
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翼日丁卯謝
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羣后咸
在然必俟 道君便可即眞之說然後不得已而
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即位靈武之事異
矣

大赦天下應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沈
下僚禁從監司郡守廣行搜訪應誤國害民之人見
流竄者更不収敘應民户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
常平散斂青苗錢穀亦令住罷 祖宗以來上供皆
有常數後因奏請增加當裁損以紓民力州縣受納

税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並行禁止應臨難死節出使軍前及没於王事優與褒賞應干民間疾苦並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陳述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即政之初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故事有利於民而未興者則興之有不便於民而未去者則去之雖以舜而繼堯號爲重華協帝相授一道然猶舉前世之未舉者如十六相去前世之未去者如四凶命九官使各居其任肇十二州使各有其土况時異事殊可無所因革以一新大政乎春秋記列國之君爲政必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等事列國猶爾况有天下之君

汪黃執政

皇后撤簾

乎是宜　太上皇帝之始即政也求文武才略之士絶姦邪誤國之人以散斂青苗與夫上供之所增加稅賦之規出剩皆政之所宜革者而悉罷去之以褒賞死節講求民瘼皆務之所宜先者而悉舉行之即斯數者則其餘可以類見夫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於已成中興之業而垂諸無窮也

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辛卯尊　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　元祐太后　詔　宣仁聖烈皇后保祐　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

修仁史
宣誣

邦封王
昌郡

誣茂聖德著在史冊可令國史院差官摭實刊修播
告天下
龜鑑曰罷青苗錢蠲常平糴裁損上供歲增之數
禁止州縣納租糶量賦斂違法之弊是所以回
建隆至仁之脉而曩時誤國害民如京貫黼黻等
子孫更不復敘又所以懲
崇觀不仁之轍詔改
宣仁誣史追貶確下邢恕此張敞夫所謂此撥亂
反正之闔綱古今人心之天理也
壬辰張邦昌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
事　范訥為京城留守　癸巳立嘉國夫人邢氏為
皇后　門下侍郎耿南仲提舉杭州洞霄宮　上薄

召用李綱

傳亮勁直

南仲之為人因其告老遂有是命　甲午資政殿學士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　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

龜鑑曰當時天下人望之所屬者李忠定公一人而已　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　高宗之志於恢復可見矣觀　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讀此書則　高宗屬意於綱久矣

傳亮通判滑州亮為人勁直不能屈折上疏曰陛下

奏天文休咎　李綱言時事

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　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　乙未宋齊愈試起居郎齊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故擢用之　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自是爲僞命者稍稍引退矣　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行至太平州聞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

於與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 本朝之 藝祖 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下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薨始輔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壁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拔人才駕馭用之四曰經理盜賊恩威並行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 上嘉納 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

始置御營司

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眞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

朱勝非辭氣嚴重

中書舍人朱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常憑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 戊

贈李若水官　金國通問使　下詔革弊

戊詔故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徇國知死不懼可特贈觀文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　修職郎王倫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改傅雱爲祈請使時潛善等復主議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爲界　己亥手詔天下曰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如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僝工若羣臣狃於故習導諛諱過大臣蔽賢所舉非實臺諫糾憑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龜鑑曰治天下不出此數十條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間耳觀此一詔則　高宗惻

李綱誅周德

責靖康議和罪

然之心實然之政眞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中興之業已卜於此矣

李綱誅軍賊周德于江寧德旣作亂會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殺掠如故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桀驁不以時登舟欲乘間遯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路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犒羣賊于轉運司執德與其徒聶旺皆磔于市又誅亂黨四十四人 庚子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潯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

顏岐讒李綱

置吳敏移柳州責授祕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遂責提舉南京鴻慶宮李梲于惠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共政梲虛中望之鄴皆使北請割地者故責之 辛丑詔張邦昌可依文彥博例一月兩赴都堂先是御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請罷綱章五上 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退 壬寅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東南

梁揚祖措置茶塩

論貢國罪

張叔夜死于敵

茶鹽公事尚書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置司眞州時東北道梗鹽筴不通揚祖言眞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為然故有是命　試開封尹徐秉哲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

癸卯太常寺主簿張浚充樞密院編修官　乙巳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薨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乃仰天大

呼翌日扼吭死時　上聞叔夜與御史中丞秦檜之忠遂拜叔夜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檜落致仕充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㮚孫傅輩以誤國故不得録㮚至營中不食死傅北還後不知所終　丙午追貶蔡確蔡卞邢恕坐誣謗　宣仁后且自言有定策功也　金兵攻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之

大事記曰吾觀元年敵之入攻三道也不惟監司帥守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驤維州之韓浩潁川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褒相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楊粹中開寧府之楊隷晉寧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閔

㬎景詢曹謂郭忠孝皆死於義雖以通判如郝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一將一校如李政杜績趙叔皎楊彭年亦死於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揮已不謄報於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丁未曹勛自燕山遁歸 宣仁皇后令勛奏 上以再使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劍衛上 庚戌徽猷閣待制宗澤知襄陽府時黃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有是命 乙卯監察御史張所按視

金甲神衛上

張所
京乞還

陵寢還上疏言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道路籍籍不知誰爲此謀者今亟還京城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一舉五利而陛下不爲不知誰爲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之際意在南渡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還與不還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又條上兩河利害　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　上諭旨留之

竄張
所
斥士
㒟

乃罷所言職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戊午
太常少卿周望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
初遣傅雱使敵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乃更
命望　是月皇叔光山軍節度使士㒟知南外宗正
事士㒟首論大臣誤國故黃潛善斥之　六月己未
朔新除尚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
范宗尹故主和議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
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
至姑熟中丞顏岐遣人持劾副以遺綱　上聞綱且
至命徽猷閣學士董耘往勞又命執政燕綱于金果
園綱力辭　上趣召入見于內殿綱涕泣　上亦感

李綱辭命

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則不當為相則不可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曲留聖慮　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嘗欲言於　淵聖使遠近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頓首謝　新知

宗澤入對

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

汪黃惡宗澤

李綱上十議

賞罰其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顧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踈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奸藏慝嫉賢閉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上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以和議為然蓋以　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　二聖之禍臣竊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几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卒不

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之術也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 二聖有可安之理矣二曰議巡幸大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

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敵兵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幸建康臣以為皆非計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榜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循資罪廢之人不當盡復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顧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五曰議偽命大

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膝於僞庭者不可勝數宜等差定罪以勵士風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七曰議守大略謂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女謁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位固寵而不敢言遂至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九曰議責成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　上與黄潛善等謀之翌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僞命二章不下　開封尹徐秉哲梅州安置

奏僭
逆偽
命事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　上曰今日之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
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欵謁
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増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偽
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　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進議之綱曰臣請與之廷辯　上乃召黄潛善吕好問汪伯彦再對　上語之故潛善猶力主之綱詰難再三曰邦昌當正典刑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況其已僭逆豈可留之在
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

置檢鼓院　看詳封事　呂頤浩復用

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 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滅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 上乃出綱奏 詔置檢鼓院於行宮便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置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員臣民封事簽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 呂頤浩爲徽猷閣直學士知楊州宣和末頤浩爲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兵入攻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 癸亥中書侍郎黄潛善爲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

竄邦昌　竄偽命臣寮

太傅同安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
安置　次議偽命臣僚李綱言王時雍等四人與金
人傳導指意議廢趙氏又受偽命為執政宜為罪首
上顧呂好問好問曰誠有之時徐秉哲已先竄於
是移王時雍高州吳幵永州莫儔全州並安置
龜鑑曰公之十議一施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二章
獨留中而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
莫甚於僭叛莫甚於從偽比而不誅何以正朝廷
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
者　上之所以未遽行此以　祖宗不忍輕用刑
誅不忍於殺大臣也故夫　祖宗之所以不忍者

贈霍安國官

豈不忍於此輩哉君不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傳曰人將忍君嗚呼此輩非忍君者乎管蔡至親周公亦忍而誅辟之不以議親之法而減也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焉

故知懷州霍安國以死節顯著贈延康殿學士李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 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

李綱
德論君

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
邺始　上知若水之忠首賜詔書褒贈至是綱有請
遂自安國及劉韐已下次第褒録之　李綱留身奏
事　上曰卿昨日内殿爭邦昌事内侍皆涕泣卿今
可受命矣綱因論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
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
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請以所編三君行
事紀要録以進　上可之　甲子李綱兼御營使時
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綱言今日
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
民力改㢠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

乞置招撫經制司

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與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矣

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　上許之

大事記曰嗚呼　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讎

召胡安國等　召張所傅亮

恥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知通州胡安國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事中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珏試中書舍人靖康末三人俱在後省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景衡珏聞命冒暑赴朝安國辭不至　乙丑召張所傅亮赴行在初李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薦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公能先國事後私怨不亦美乎潛善許諾　上悅乃召用焉　丁卯手詔河

詔兩河堅守

東北郡縣諭令堅守詔略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
朝廷豈忍輕棄方命帥遣師以爲聲援應州縣守臣
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破敵者當授以節鉞應
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其守臣皆遷官進職
餘次第録之　命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　尚書祠
部員外郎喻汝礪爲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入
見　上復命爲郎汝礪因對論遷都利害以爲中原
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還以中敵人
之計既對　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汝礪
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
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

宗言害路
澤三利

下宜亟爲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此酖毒　上嘉納之　戊辰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柰何輕聽姦邪附敵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之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　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澤慷慨流涕時開封尹缺綱爲　上言綏

宗澤知開封府

集舊都非澤不可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　上許之徙澤知開封府

龜鑑曰自綱之入爲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克復爲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傚保甲弓箭手而官爲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瓔經制河

皇子生

經理兩河

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
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
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李綱為 上言
河東北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
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
然在道半年亦已勞矣恩卹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
人願因今赦併示德意 上嘉納 壬申李綱請降
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市軍需因遣使臣賫夏藥
徧賜兩河守臣將佐且□□京東夏稅絹於北京川
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應

頒軍制二十一條　增置射士　宗澤械敵使

募者甚衆　頒軍制二十一條凡師行鹵掠若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事　乙亥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從之時諸路盜賊多故有此請　宗澤至東京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洶懼澤至京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敵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即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于朝廷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　宣義郎傅雱特遷宣教郎充

李綱論遣使

乞置帥府要郡

大金通問使初黄潛善等既奏遣周望往河北軍前通問而河東獨未有人李綱爲　上言今日之事内修政事外禦邊防使國勢日强則　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宫致思慕之意可也　己卯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爲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楊盧沿江帥府六治荊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揔分爲十九路

每路文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從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鈐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臣為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為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與又別置水軍帥府兩將要郡一將

臣留正等曰昔太祖皇帝監唐末五代方鎮强王室弱之弊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既太上皇帝親見靖康以來羣盜充斥郡邑無備故屯兵諸郡

且責提點刑獄以警備盜賊扶偏補弊各適其宜
通者　主上復詔樞密院及郡國銓選兵官訓練
禁　武備既飭姦宄自消誠得　太上皇帝之深
意矣
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
之積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
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路委憲司措置
京城留守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　秦梓充樞密
院編修官梓檜兄也政和中用梁師成薦徑赴御試
除學官已而廢斥至是以檜故用之　金右副元帥
宗傑卒于燕山　宗傑即斡离不也　壬午戶部尚書

用
梓秦

宗澤 尹京東

許高 守倅 誅亢

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知開封府宗澤爲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首抗疏請 上還京繼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人心而觀天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者不過如邦昌輩陰與大金爲地願陛下早降敕令歸謁宗廟垂拱九重幸甚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許高河北西路許亢總師防洛口望風奔潰坐流瓊州吉陽軍高亢至南康謀爲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璹以便宜斬之李綱言高亢大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至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捍敵者知退

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乃各進一官　丙戌李綱留身上三議一曰募兵大略謂

上兵馬納議

募買獻三

𤋮豐時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今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爲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河北之人爲金兵所擾未有所歸而關陜京東西流而爲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縣籍有馬

請造戰車

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則數萬
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川陜茶馬司益市馬募商人
結攬廣右之馬以給諸軍三曰募民出財償以官告
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陜西河北各三萬人
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
卒廂軍各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軍江
淮荊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
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
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
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
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

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丁亥張所借通直郎充河北西路招撫使　初　上皇既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爲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球燕國長公主子也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　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　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綱諫而止又論待遇諸將恩數宜均一

李綱所規益

上皆嘉納之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過齊愈于省中見其方執籌布筭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今建明乃爾今西北之馬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藝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責十萬緡以養今詎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爲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恚且怨齊愈不樂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章　上甚喜浚搖手曰公受禍自此始矣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一

分討
軍賊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

高宗皇帝二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樞密院都承旨王𤫊為河東經制使直祕閣傅亮為副使　庚寅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分討軍賊亂兵自宣和末羣盜蠭起至是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　上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

宋齊愈罷

士㻂復洛州

亂綱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擊李昱斬之既而杜用為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衰　辛卯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齊愈既論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罪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採符之未獲柰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皇叔貴州團練使士㻂以義兵復洛州士㻂岐簡獻王少子天資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至是纔弱冠也　乙未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御

詔經理中原

營使司同都統制　己亥詔省臺省寺監官減學官館職之半以常平事歸提刑司市舶事歸轉運司罷諸州分曹置椽縣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請大夫出職止爲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執政官減奉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　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　辛丑詔曰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北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軍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迎奉　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

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荅中國之勢浸彊歸宅故都迎還 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間為 上言今縱未能入關尤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 上曰但欲奉迎 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綱再拜賀因乞降詔 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 右正言鄧肅請竄邦昌偽命之臣右司諫潘

治偽
命臣
僚罪

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蕭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曰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回是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其四曰事務官者講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

殺宋
齊愈

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　耿南仲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職仍以延禧提舉江州太平觀　癸卯腰斬通直郎宋齊愈於都市齊愈赴獄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情重取旨黃潛善等願營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

受偽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議者或以為寛乙
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為避敵之計來春
還闕時執政黄潛善汪伯彥皆欲奉 上幸東南故
有是詔李綱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
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以
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
江之險不如河而南人輕脆遇敵則潰南方城壁又
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為安臣竊以為過矣
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綱與執政議之丙午綱
與潛善議於 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
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

李綱請幸南陽　復轉般法　宗澤論迎幸

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
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　上乃許幸南陽　同知
樞密院張慤言戶部財用惟東南歲運最為大計自
姦臣誤國變　祖宗轉般倉良法每歲失陷糧斛不
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逐季地分各行
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　上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
拘北使于別館優加待遇澤謂　二聖在敵必欲便
行誅戮恐貽君父憂若縱之使還又有傷國體莫若
拘縻於此俟車駕還闕登樓肆赦然後特從寬貸及
是詔下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浸漸
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　元祐太后仍遣官奉

迎　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陜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敵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敵國情欵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訏謨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願　陛下察之詔荅曰卿彈壓强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北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　上回鑾詔賜澤襲衣金帶　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爲殿中侍御史　上見浚雍容静重即欲用之黄潛善又稱其賢遂有是命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今汴都蹂踐之餘不可復處睢陽駐蹕咸以爲宜但城不高池不

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負山帶海爲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趣下嚴詔夙期東幸別命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留屯京邑時 上雖用李綱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爲不可中書舍人劉珏亦言南陽城惡不可恃騎兵敵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江東經制使王𤩽副使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所亮既行兩河響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

督監錢　竄粤人
諸輸　洪八

河北經制使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於是權始分矣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州四監歲鑄錢百三十二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供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輸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　八月戊午朔洪芻陳冲余大均周懿文張卿才李彝王及之胡思八人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　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劾之及是獄成

幼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貶竄君子以知李綱諸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刑矣

杭州軍亂　大后發京師　錄平敵功　李黃並相

杭州軍亂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　已未　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如望車駕還內及　太后行莫不垂泣　上初未識　太后比至宮中變　上如已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庚申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御營使司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為定國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敵之勞也時內侍康履始用事光世曲意奉之　壬戌尚書右僕射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綱為　上謀以秋末幸南陽　上許之矣潛善與

執政
親兵

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力請幸東南 上意中變於是
綱所建白 上多不從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
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知讒愬之言
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
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因
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用
則當勿疑 上但慰勉之綱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
並相之命 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兼御營副使 癸
亥命御營使副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
為行在贍軍之費詔諸路提刑司具見在常平錢物

發諸路坊場錢　忠義巡社　一　召譙定

數以聞其後悉令計置輕賫金帛赴行在　丁卯三
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義巡社令憲臣提領
論者以為其法精審而詳整可以久行前此論民兵
者皆莫及也　庚午名　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宮
於是　后更稱　隆祐太后隆祐本　欽聖憲肅皇
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綯朱勝非失之
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學於程頤靖康
中召為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
東都尚書右丞許翰薦于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
熙豐間程顥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高第門人有
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

今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後黨禍作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為首至大觀以後時名望益重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事必敗乃召時至經筵　淵聖皇帝擢為諫官以論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于　上復召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已而傳之浸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自售於時而識眞者寡矣　詔眞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士張自牧赴行在既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準備差使　癸

李綱罷相

酉耿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　乙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罷先是河北招撫使張所纔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又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知樞密院事張慤素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令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擾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亦豈招撫司過邪益謙小臣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　上乃令益謙分析所方招來豪傑以忠翊郎王

彥爲都統制効用人岳飛爲准備將彥河内人後徙居覃懷讀韜略習騎射其父奇之使詣京師隷弓馬子弟所稍遷清河尉好與人敵所奇其才故擢爲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爲人傭耕去爲市遊徼使酒不檢上之在相州也飛以効用從軍至北京坐論事罪廢至是投所軍中時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軍行才十餘日伯彥等以爲逗遛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北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衆渡河不知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糊爲之請且言潛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謂二人

張浚攻李綱

設心乃如此如是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潜善有密啓明日　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綱留御批再上　上曰如亮人材今豈難得綱曰亮謀略智勇可爲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人之用將恐不如此因求去　上不語綱以御批納　上前曰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潜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聞亮竟罷乃再章求去於是殿中侍御史張浚亦論綱以爲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絶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

立賞格公吏爲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上召綱入對諭曰卿所爭細事耳以爲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才方今人才以將帥爲急恐不可以爲細事若以爲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請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車駕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其娼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

鄧肅申理李綱

也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劉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柰何綱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遂罷綱提舉杭州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然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且兩河百姓雖願効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之臣紛紛皆官于朝

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如何哉兩河無兵則將士驕叛臣在朝則政事非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罪　上曰肅亦何罪然猶送吏部尚書右丞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而留臣無益因力求去　上未許然潛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初綱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劃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陝西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教閱　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位皆不果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綱所施行者是日

罷李綱施行事件

罷諸路買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疋其勸民出財助
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
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龜鑑曰綱之言雖忠綱之謗愈多顏岐邦昌黨人
也於公未至而沮之宗尹嘗仕邦昌者也於公已
至而沮之宋齊愈又嘗豫立邦昌議也及與公議
國事又從而沮之君子之難進易退也如此加之
藩邸舊人公肆排毀並相之命下而綱之權已分
經制之司罷而綱之去已決中山之功未成而謗
書盈篋綱之秉政凡七十五日而所與共治者他
有人矣當時挽而留之者不投之散地則寘之極

黃榜招安　殺陳東歐陽徹

典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民兵相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將士驕矣綱在位則叛臣僞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幸襄鄧之策從宗澤還京之請綱去則淮陽有警而翠華南渡矣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招諭作過軍民建炎後以黃榜招安叛兵自此始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徹于都市先是　上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去且請　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　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潛善等憾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間也會徹

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間言宮禁燕樂事　上諭輔
臣以徹所言不審潛善秉是容啓誅徹併以及東皆
坐誅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行路之人有
爲之哭者　上甚悔之　乙酉御史中丞許景衡言
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所指何事若
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
於忠義未審國家事體耳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
澤之爲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强梗撫循善良
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今
若較其小疵便以爲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
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罷澤別選

建州軍亂 汪黄決策辛東南 宗澤渡河北

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聖慈上為 宗社下為億萬生靈特賜主盟厚加任使疏入 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澤由是澤賴以安 九月己丑建州軍亂 壬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於是黄潛善汪伯彦共政方决策奉 上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 詔江池饒建州所鑄錢以建炎通寶為文 甲午東京留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 丁酉詔荊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搔擾凡所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

詔諸路備巡幸　張所貶死

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仗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貴以行皆無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擅擾者重寘于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柵必令寬與官吏毋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庚子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　壬寅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圭陛招撫判官代張所也於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所　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　二聖北狩鑾輿未復寰宇痛心況陛下抱父兄之念為如何哉惟陛下至誠克己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陛則思

宗澤請還京

造決勝戰車

二聖乖溫凊之宜御飲食則思　二聖失膳羞之節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貶損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樂之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奉迎　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乙巳東京留守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戰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

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爲壘結連兩河山水
寨及陜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
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
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
之可用者乃上表畧曰今强梁尚熾羣盜繼興比聞
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
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
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儻敵人乘之而縱横則中
國將何以制禦不報澤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
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遂
抗疏極言京師　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欲棄

劉珏
言黃
潛厚

之以遺海陬之人也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顧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　上以付中書省黄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珏言黄潛厚爲户部尚書潛厚乃潛善之親兄　祖宗以來未有弟爲宰相兄爲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則不然竊聞潛厚潛善皆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爲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　祖宗之法潛厚身爲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

王彥復新興縣　募民入貲授官　張愨知錢穀利害

之於有過之地疏入　上遣張愨諭旨狂言不已於是潛厚卒改命　戊申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以所部渡河與金兵戰破之遂復新興縣　己酉詔諜報金兵欲犯江浙可暫駐蹕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不為久計應合行事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　募民入貲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　庚戌始通當三大錢於淮浙荊湖諸路用張愨請也愨嚴明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奸若神國用賴以無乏然中書自作酒肆議者或以為苛碎焉　壬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張邦昌賜

誅張邦昌

詔諸州備巡幸

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黄潛善汪伯彦皆持不可及是關敵以廢邦昌為詞復入寇　上將南幸而邦昌在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　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壘治宮室漕臣積錢糧京城留守宗澤言　本朝提封萬里京城號為腹心今兩河雖未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乃欲去而之他是并心腹而棄之顧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彦及金人戰于新鄉縣敗績彦奔太行山聚衆准備將岳飛引其部曲去自為一軍未幾彦軍復

岳飛 王彥 有隙

上幸 維揚

宗澤 請還 京

振岳飛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危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　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　戊午　隆祐太后至揚州　庚申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大略且言今年河流不冰請　上還京早得休暇又言陛下柰何偏聽姦邪之語以巡幸爲名於偏遠州軍爲朝宗之地言極切至始澤所建明　上多報可惟經三省樞密院則每爲黄潛善等沮之至是澤條上五事臣竊見黄潛善福建人汪伯彥徽州人内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議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贊陛下南幸既而澤見詔書有竢四方稍定即還京

李綱落職

闕之語壬戌澤上表以謝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西諸郡求軍須者皆輙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爲閒上遣中使撫問旣而澤聞 上已南幸又上䟽請還京且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北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灑道淸塵然後奉迎鑾輿復還京闕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 上優詔荅之 癸亥募羣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罪未已章再上乃有是命 丁卯御營

珠投水　王汴

華生光室　宗赤滿

使司都統制王淵爲捉殺杭州盜賊制置使　有内侍自京賫内府珠玉二囊來上　上投之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黄潜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毁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初　太祖少子秦康惠王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繒令繒生子偁中進士第至是爲嘉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戊寅生子伯琮是夕赤光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　己卯　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爲之首左

御營卒作亂

復市舶法

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舷叱賊為所逼墜水死
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
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劾統制官韓世
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珏
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為變者乃降世
忠觀察使上下聳然始知有國法　李則言舊制閩
廣市舶司抽解舶貨以貴細者計綱上京餘本州打
套出賣大觀後始盡令計綱費多而弊衆望復舊法
從之　庚辰命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討
鎮江府叛兵御營統制官苗傅從光世行　癸未
上至楊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至是

不許見統兵官

王淵等平軍賊

始日輪一員直宿行宮　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諸將多奉之而臺省無敢言者　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至鎮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淵等紿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餘騎兵戮於市無得脫者　戊子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鄂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素有狂愎無上之心復懷怏怏不平之氣而常州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敵人而在蕭墻之內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

王倫使金

詔執奏宣傳

藻草制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　辛卯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傳雱副使馬識遠至汴京詔趣還復遣倫與王弁見宗維議事 宗維即粘罕也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守尚書左丞兼提舉戶部財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晝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未便者許執奏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毋得受復舊典也　丙午尚書左丞張慤守中書侍郎兼職如故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

汪藻乞修軍政

初復經筵

類路省試

丞兼權門下侍郎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從之　金兵趣河間府　十有二月丙辰朔詔朕朝夕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羣臣進對隨事盡言退閱四方奏牘少空則披覽載籍鑒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機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　上納其言故有是命　詔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

葉獻鷹犬

審察舉人

王淵斬陳通等

金兵分道

部會國難不果　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司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　丁巳詔朕罔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　辛酉初命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令赴都堂審察除應待報人外皆罷之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有陳通出不意遂出迎淵後二日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通等立於譙門之外淵召其首三十人至庭下遽執之遂執其餘黨於門外悉要斬之凡百八十餘人俊取杭州甲妓張穠以歸　癸亥金兵攻汜水關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楊乃約金兵分

衛膚敏論三事

衛膚敏論內降

道以入中原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邢煥爲光州觀察使用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論也膚敏上疏論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愼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祖宗之法度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邇者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驚駭願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邢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　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義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倖幸干請而與之願特詔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

衛膚敏攻李志道

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託乞御寶以行下者並重寘于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戊辰衛膚敏上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四事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內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　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度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聞敵已濟河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見者皆義之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靖康末坐典砲失職有旨遠竄至是復用之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

朝弄權估寵勢可炙手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在童貫譚正梁師成之下柰何用赦復之上亟寢其命　甲戌婁宿犯同州守臣鄭驤死之　丙子詔侍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容機落致仕與外任宮觀既草詞衛膚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爲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佐以自輔未聞有求閹官於閑退之中而進用之者命遂格　戊寅言者請以臺諫論奏係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事可以爲監戒者陳諸黼扆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爲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　庚辰給

衛膚敏言外等箴

事中劉珏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中書舍人初膚敏受命纔再旬言事至十數黄潛善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珏言膚度者祖宗所以維持天下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孝也忠厚與焕均以外戚而備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從今一則易以廉車一則尚仍舊授臣恐非所以為公也疏入詔忠厚係隆祐太后之親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讀行下於是潛善等批上意諭珏珏堅持不可膚敏奏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由

楊乙学　　刘乙卅

時議　　觀彝黨

論事膚敏力辯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
入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
上深然之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日
之患在中國不在外邦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
不在盜賊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
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
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應奉
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
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
數十條繫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鏤板播告天下與

毀螺鈿椅卓　詔百官言事

衆棄之如此域外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疏奏　上嘉納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省臺各録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　初温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卓有以螺鈿爲之者守臣錢伯言奏發赴行在　上惡其靡亟令碎之通衢　乙酉詔自今服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言動舉措之過差槩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制無益於國若時施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原忠鯁而無顧忌亟當獎擢昭示勸旌

臣留正等曰忠言之於國猶脉理之於身也脉理

通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手足不相為用君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言而開創大業武帝奮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能容一狄仁傑而不至於亂亡言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　太上皇帝導臣使言委曲開諭無所不至三紀之間博謀兼聽見於施設者不可勝紀間有逆耳咈意之論自敵已以下受之所不能堪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非甚盛德其何能爾中興之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